

樂書卷第一

禮記訓義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曲禮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謂先生者非為其長於我也為其聞道先乎吾而已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不特見其人而尊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策樂道之琴瑟亦必尊而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所以敬道也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而況其凡乎故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其斯以為敬之至歟今夫為人子者於父植之桑梓則必敬於三賜

之車馬則不及爲人婦者於舅姑之席篋枕几則不傳於杖屨則不敢近爲人臣者見君之几杖則起遭乘輿則下皆以其所敬在此而敬之在彼况弟子之於先生書策琴瑟其可不以越之爲戒乎雖然琴瑟先生所常御焉故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然亦有所謂不御者其惟親疾之時乎

臨樂不歎當食不歎

樂生於情之所有餘歎起於言之所不足臨樂不歎則言無不足而情爲有餘矣故誠於執紼者不期哀而哀何笑之有誠於臨樂者不期樂而樂何歎之有執紼不笑臨樂不歎非爲安而行之者言之爲勉強而行之者言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臨樂而歎非所謂發而中節者也

其去中和不亦遠乎昔曹太子來朝享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何曹太子之不知禮施父之知禮邪臨樂而歎則心存憂患而不知樂當食而歎則口含芻豢而不知味雖未害乎禮之大體亦非所以爲禮之委曲者歟

曲禮下

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

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而爲樂孔子以爲不仁閔騫子夏接琴而哀樂孔

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夫斬妻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又况大於此而可言樂乎

祭事不縣

通變之謂事鍾磬之謂縣周官大司樂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古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按特弛而不用通變以憂民而已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裁歌哭而請則所謂不縣固非無樂其祭則有禱而無祀其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故也大司徒荒政一有二而省禮蕃樂豫焉君膳不祭肺省禮也祭事不縣蕃樂也然大夫以梁爲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梁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是大夫所視而効之者在君士所視而

効之者在大夫然則爲人上者可不謹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君子不可斯須離禮斯須離禮則易慢之心入之矣不可斯須離樂斯須離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君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樂也鍾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待縣之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樂之大者在鍾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於玉言君則大夫士可知玉藻謂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璫玟是也於樂言大夫士則天子諸侯可知周官謂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也太史公言古者天子諸

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與此異者曲禮別而言之大夫不徹鍾磬之縣士不徹琴瑟太史公通而言之大夫未必不用縣

檀弓上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人之有哀樂猶天之有陰陽陰陽不同時哀樂不同日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昔人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况親喪乎臨喪不笑執紼不笑望柩不歌適墓不歌况忌日乎祭義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猶不舉事其不樂可知矣古者有忌月無忌年有忌日無

忌月唐於忌日欲不合樂可謂知終身之憂矣申屠蟠於忌日三日不食非禮意也禮不云乎毀不滅性忌日歸哭于宗室蓋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此主忌日不樂言之孟子主憂不如舜言之其辭雖同其意則異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爲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北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魯人祥歌同日失之太速不足爲善禮子路笑之失之太嚴不足爲知時此孔子所以愬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制祥之日鼓素琴瑟不爲非而歌則爲

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孔子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則琴與歌不同可知矣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不待踰月者蓋十日固已踰月矣記曰祥而縞徙月樂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中月而禫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父在爲母爲妻亦如之蓋三年之喪則父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祥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

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爲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爲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二十五絃之瑟比五弦之琴

則琴小而瑟大或舉大見小或舉小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君子之所謂禮言而履之者也所謂樂行而樂之者也書曰以禮制心記曰樂者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章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偽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况仁人孝子乎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儀禮曰薦此嘗事又菘而大祥又曰薦此嘗事奠虞

禘禘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必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之喪親曾子責其無聞其除喪家語毛氏傳謂其援琴而樂是子夏忘哀於纔三年之際子張割哀於已三年之後然則師之於喪也過商之於喪也不及竊意檀弓誤以子夏爲子張子張爲子夏歟子騫之於親有類子張故檀弓舉子張以見子騫家語毛氏傳舉子騫以見子張彼其於哀樂之分皆能以禮

終故或言先王制禮弗敢過也或言先王制禮弗敢不至焉孔子皆以為君子豈非無所不用其極邪記曰惟君子為能知樂知樂則幾於禮矣三子與有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弔日而樂者逆理也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况弔日乎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况樂乎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亦曰哭日不歌用其至故也

樂書卷第一終

樂書卷第二

禮記訓義

檀弓下

王制

檀弓下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陰焉其愠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愠氣不震則已震則氣不得不歎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咏武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樂至於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愠愠斯歎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習之撫之足

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所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此歟品於斯哀樂莫不有隆殺節於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爲道其去戎狄之道遠矣今夫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無所泄者也爾雅以鬱陶爲喜其有見乎一偏歟傳曰齊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而皆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爲其不能品節於斯以爲禮未免爲戎狄之道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周官大司樂凡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故叔弓卒魯昭公去樂卒祭君子善之仲遂卒宣公萬入猶繹君子非之然則知悼子之未葬斯其爲子卯大矣如之何鼓鍾而燕樂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古者以晉鼓鼓金奏燕禮賓入門而金奏肆夏則

平公飲酒而至於鼓鍾豈非鼓金奏邪今夫為人臣者患於不忠忠而患於不勇爲人君者患於不智智而患於不義則杜蕢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非杜蕢之忠勇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當時非平公之智義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左傳謂杜蕢責樂工以不聰責嬖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傳聞雖不同其實一也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自刑翼奉亦曰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一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是也鄭康成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失之矣昔魏道武以甲子討賀麟晁崇曰紂以甲子死兵家忌之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是後世之所忌子卯者不爲桀紂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古者復祭必賜胙焉夏禮尚質故以復胙名之彤有飾物之文商禮浸文故以彤日名之商書高宗彤日是也繹有端緒之義周禮則極文矣故以繹其義名之周頌絲衣繹賓尸是也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蓋祭吉禮也臣卒凶禮也固不可以同日故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可已而不已且萬入去籥而卒事無乃戾於周官弛縣之意歟古者君之於臣疾必問卒必弔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祭而聞其卒如之何不輟吉禮之祭而去樂乎此孔子所以謂之非

禮而有卿卒不繹之說也以春秋之法繩之宣公難
免乎當世之誅矣傳曰萬者何工舞也說者謂武王
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嘗謂庸
鼓有繹萬舞有奕孰謂萬舞始於武王耶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
故天子巡諸侯所守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於上
正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於下諸侯之於邦
國一有襲禮訟樂而君為之加地進律一有變禮易樂
而君流之於四裔然則禮樂之權有不管於一人者乎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鼓將之

四時始於春天道北於北春為四時之長而祝之為
樂春分之音也北為四方之兆而鼗之為樂冬至之
音也祝先衆樂有兄之道焉諸侯之於伯子男則兄
道也故天子賜之樂而以祝將之伯子男之於諸侯
則於五等為之兆而已故天子賜之樂而以鼗將之
祝則三擊而止鼗則九奏乃成豈非名位不同樂亦
異數邪記曰德盛而教尊者賞之以樂傳曰能使民
和樂者賜以樂然則賜樂必有以將之與獻車馬者
執策綏之獻甲者執冑以將之同意言諸侯伯子男
而不及公者卒卑以見尊也與書奉鬯以見太祖
同意賜樂不稱王而稱天子者以柔克待之也與覲
禮稱天子同意鼗兆在上與磬聲在上同意鼗兆在
右與韶音在左同意虞書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周官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是鼗之與鼓祝之與敔未有獨用者也然此言祝不言所非以先之故也言鼗不言鼓以鼓非北奏故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冝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裁害变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則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闋大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

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替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

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釁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比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焉蓋重棄之也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爲之亦及同意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三日不舉仁也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義也

樂書卷第二終

樂書卷第三

禮記訓義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王制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
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
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
之耶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古者婚禮在所不賀嘉事在所不善况取婦之家可
舉樂乎蓋取婦之禮本以嗣親也親既老矣而以子
婦嗣之傷之可也樂之非也昔裴嘉有婚會薛方士
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王通聞之曰薛方
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善其知禮而不善
其不預告之也雖然娶婦之家必爲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雖曰以厚其別亦不舉樂也舉之其在三日之
後乎前乎三日而舉樂是忘親也後乎三日而不舉
是忘賓也不忘親仁也不忘賓義也先王制禮豈遠
乎哉節文仁義而已矣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

世以傳父統而子則事父者也學以致其道而士則
事道者也凡學先世子貴貴也次學士尊賢也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其可不均以時數於東序乎春夏陽
用事之時也必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
陰用事之時也必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東
序夏后氏之學而序之爲言射也數異異用用異異
功然則行同能偶者舍射何別乎然干戈羽籥樂之
器而樂豈器哉凡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
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
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
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
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
誘於外物其數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

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
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
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
先後爾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以政正之謂之正以教教之謂之師大胥之所相者
小樂正也籥師丞之所奉者籥師也蓋干陰平陽也
干謂之干盾亦謂之干兵戈句戟矛也書曰比爾干
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
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
至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數干在小

樂正而以大胥贊之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
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覲之意覩矣周
官樂師掌國之學政教國子以干籥之小舞大胥掌
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由此觀之小樂正不特
數干籥師不特數戈也春夏數干戈秋冬學羽籥言
學干戈則羽籥舉矣周官有樂師而無小樂正有籥
師而無丞豈三代之制因革固不同邪

胥鼓南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
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
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箛南者而已非鄭康
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鞞鞞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

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歟周之化自北而南則文王象箛所奏亦不是過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謹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商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太學之教

非小學之道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與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雍亦不過辟之以禮雍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敷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敷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讀書禮則知誦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冬夏陰陽之至而詩書皆欲其至故以二至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讀書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太學之教也

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義詔之東序而已學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

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學者禮樂之教所自出故凡釋奠于先聖先師者必有合也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周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同意必
遂養老者特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視學實與焉故
下文言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饌省醴養老之
珍具遂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終之以仁而已蓋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以教
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之故而孝
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大教歟凡釋
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儼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
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
器之謂也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司戈盾祭祀授舞
者兵是釋菜未嘗不舞不授器其所以不舞不授器
者非四時釋菜之中祀特始入學者行一獻之禮而
已與周官凡小祭祀不興舞同意授數則天子八佾
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
也數則可陳其義爲難知器則可用其象爲難求苟
由可陳之數精難知之義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象
則禮由已而已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樂書卷第三終

樂書卷第四

禮記訓義

文王世子

禮運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古之人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故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非樂何以脩內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非禮何以脩外乎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使之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恍惚禮之成也恭敬而溫

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故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正世子之
謂也非特王德之人爲然雖帝舜命夔教胄子以樂
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其成也
懌恭敬而溫文禮樂亦無乎不備矣保氏養國子以
六藝而禮樂居其先亦此意也蓋禮樂法而不說其
法也發形於外天下共由之其不說也心術形而悅
懌恭敬而溫文有天下至蹟存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君老之席
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
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
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吏曰及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
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
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
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
氣旣衰而養以供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
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
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
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以一舉
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

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
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
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
而管舞卒而樂闕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
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及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
而已古之君子必慎其終始如此而眾安得不喻之
乎然則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
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然養老於
東序必兼幼言之何邪曰先王之於耆老孤子未嘗
不兼所養特其所重者老而已

禮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飲蕢桴而
上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飲食者養人之本人之大欲存焉禮者飲食之節豈
人所大欲哉古之聖人以人之所大欲者寓之於非
所欲之禮則人情必至於不相挽者矣是故禮之所
設樂必從之此禮樂之所由始也蓋食之禮始於燔
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汗尊杯飲禮之所始樂亦始焉
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
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
氣為冲氣而籥之為器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
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
葦籥而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
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書擊土鼓敝豳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獻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獻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幽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獻者幽籥所歌者幽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燔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

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為樂如此其備則賁祗土鼓雖鄙朴不足尚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之意也與用二酒不廢玄酒用簞簾不廢棗栝同意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

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鍾為角而大呂為

之合太簇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
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
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
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
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
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
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
一於陽先乎陰故大抵旋宮之制與著書卦六爻之數

常相爲表裏著書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
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
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
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
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
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
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
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鬼
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
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
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
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
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

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
復以黃鍾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大族爲商爲徵圜
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
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
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甚矣然則天人之宮一以太
族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
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
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五聲之於樂闕一不
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實不去故
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
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
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
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鍾
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
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
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
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
成而工聚焉者車也䟽數疾徐而有度数存焉者御
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
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
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
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
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

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四終

樂書卷第五

禮記訓義

禮器

郊特牲

禮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擯所以輔賓相所以導瞽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導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爲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爲體而有相以導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爲温之至也然則所謂温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雖然

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是也
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
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
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道之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爲日
月分爲夫婦位爲上下方爲東西居爲阼房器爲鼓
尊是以廟堂之上壘尊象陽動而在東夫人在房而
東酌之是陰上交乎陽也犧尊象陰靜而在西君在
阼而西酌之是陽下交乎陰也禮交動乎廟堂之上
者如此縣鼓以陽唱始而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
應鼓以陰和終而在東是亦陰上交乎陽也樂之所
以交動乎廟堂之下者如此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

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
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爲和之至邪周官太宰之
禮與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
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洽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
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
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爲溫夏居中央而冲氣以
爲和語曰色思溫莊子曰心莫浩和是溫在外而爲
和之始和在內而爲溫之成或問泰和揚子對曰其
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然則
唐虞之所以致溫者和者在禮樂之備乎上言禮樂
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祭義言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此言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者言
月則知大明之爲日言大明則知月之爲明小而巳

在易坎爲月離爲日晉之爲卦離上坤下而曰順而麗乎大明則日之明大於月也信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制禮也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反本者也故必反其所自生樂象成者也故必樂其所自成是以醴酒之用必尚玄酒割刀之用必貴鸞刀莞篔之安必設藁秸以至俎尚腥魚鼎尚大羹無非反其所自生之意也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樂雖不同而同於昭文德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樂雖不同而同於耀武功無非樂其所自成之意也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

觀其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古今未諸雖然禮以節事於外未嘗不施於內書曰以禮制心是也樂以道志於內未嘗不施於外記曰樂和民聲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爲王事歟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

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
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
子以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
而何令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
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
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
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
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預焉此諸侯之樂
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以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
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爲僭天子故也

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
無聲凡聲陽也

饗食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所以養陽氣而致敬也食
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所以養陰氣而致愛也凡禘
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
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享先
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
嘗以享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
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
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之意
歟記曰凡養老商人以食禮食老更於大學冕而摠

于商頌言顧予烝嘗有鞀鼓筦磬之聲周雅言以往烝嘗有鐘鼓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樂師鐘師奏燕樂箛師鼓羽箛之舞則食非無樂也然則食嘗無樂非商周之制歟凡食嘗無樂兩言之者疑下衍文也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王制祭統言夏禘秋嘗者以周官考之周人春祠夏禴則春夏之禘非周制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者燕饗之賓情意之所未通懽忻之所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故賓至而饗之所以爲禮奏樂以樂之所以爲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

示易敬之意既卒爵之後則莫酬升歌以發賓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爲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爲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常不足於意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嗟其氣至於歎者豈言之不足以嗟嘆之之謂乎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闋其嘆且至於屢者蓋異乎觀上之歎豈一倡而三歎之謂乎言孔子屢歎之繼以工之升歌豈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謂乎樂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歌者在上貴人聲故也匏竹在下賤器用故也記曰聲莫重於聲歌者此歟蓋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情也莫酬而工升歌示德也匏竹在下示事也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

不權是饗燕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
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
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
可聞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
之士惡足與議此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不止於肆
夏言升歌止於清廟言下管止於象箏此言入門而
奏止於肆夏言升歌不及清廟言匏竹不及象箏者
哀公問言大饗之禮此兼燕禮而言故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
始也

禮樂之所謹者名數而已齊桓公始用庭燎之百是
諸侯僭用天子禮之數也趙文子始奏肆夏是大夫
僭用天子樂之名也後世之失非特大夫僭天子之
樂而諸侯亦用之以享大夫矣然則穆叔所以不敢拜
晉之享者孰謂穆叔而不知禮乎齊桓公僭其數與季
氏八佾同意趙文子僭其名與三家以雍徹同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宮
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
之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
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
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
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
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玉

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剝圭以為戚秘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廟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而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數曾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昏禮不用樂其思嗣親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故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婚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樂書卷第五終

樂書卷第六

禮記訓義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郊特牲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均配以祖考者惟商人為然以其尚聲故也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聲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蓋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

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退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退爲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爲文也樂三闋則減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捨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聲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傳曰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其說是歟

內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

人之生也比形天地以成躰受氣陰陽以成性彼其所學曷嘗不因時循理以順陰陽之數哉十三陽數也二十陰數也樂由陽來而十三學之禮由陰作而二十學之其理斷可識矣且成王之勺告成大武則武舞也其顯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適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成人所及者而已故二十而後舜之周官以羽舞干舞爲小舞則夏爲大舞可知此夏所以特言大而異於勺象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以聲音爲始以舞爲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夔教胄

子大司樂教國子皆先樂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也始學者必由樂以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所謂樂者有不爲學者終始歟以先後序之大夏而後象象而後勺以義序之勺而後象象而後大夏蓋教者其施欲不陵節學者其進欲不躐等故不序以先後特以義序之也墨子謂武王自作樂曰象成王因先王之樂曰騶虞誤矣

玉藻

御瞽幾聲之上下

周官典同言高聲砵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砵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也蓋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已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于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

不以中聲爲量乎今夫齊音敖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爲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酒之心有史以書言動則人主無過舉之行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年順成則通蜡祭以移民所以備禮也而樂可知矣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所以蕃樂也而禮可知矣周官蕃樂於大司徒其政謂之荒弛縣於大司樂其凶謂之大然則侑食之樂安得不徹之乎此所以見天子憂樂不在一身而在天下也夫以天子受天下備味享天下備樂年不順成而食且無樂况士之飲

酒其可樂耶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在易之乾以純粹精為德以金玉為象金陰精之純者也玉陽精之純者也君子體乾象以為德所以必佩玉者比德故也蓋環佩之聲莫不各有所合合徵者其德為禮合角者其德為仁合宮者其德為信合羽者其德為智右則有事於用故其德出而為仁禮左則無事於用故其德復而為智信周以木德王天下其不用商者避所尅者而已與周官三宮不用商音同意荀子曰審詩商大師之職也詩有商音必審

而去之者其意亦若此歟三宮不用商者樂也佩玉不用商者禮也主乎樂者未必不因乎禮主乎禮者未必不兼乎樂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佩之聲中乎樂之節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是佩之容中乎禮之節也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然後玉鏘鳴焉則仁智禮信之德不離於身而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之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之佩也

明堂位

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昔周公將作禮樂以謂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

其黨以攻其庭示之力役且猶至此况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悅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

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莊周乃欲絕滅禮樂剖斗折衡而天下人始不爭彼非不知周公不能捨是服天下也彼然而言之者將以使民反素復樸救末世文勝之弊故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牲用白牲至俎用梡嚴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勳勞成
王賜之以人臣不得行之禮樂蓋所以褒康周公非
廣魯於天下也言廣魯於天下豈非魯曾儒誇大其國
而溢美之邪周官大師之職大祭祀帥鼗登歌下管
播樂器於歌言升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
之爲上升歌清廟所以示德堂上之樂也下管象所
以示事堂下之樂也歌求其聲管播其器舞動其容
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
以武不可觀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
素積褻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今夫褻襲未嘗
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褻而舞則
大武冕而舞必用襲也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
之舞必用羽籥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

以舞大武誤矣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
廣魯於天下也

四夷之樂周官掌之以鞮屨氏教之以旄人韎師是
東夷之樂爲韎南蠻之樂爲旄西戎之樂爲柷離北
夷之樂爲禁蓋萬物出乎震則草昧而已相見乎離
則任孕而長矣說乎兌則成實而離根柢勞乎坎則
收藏而禁閉於下矣樂元語先儒謂東夷之樂曰昧
持干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
曰柷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
於四門之外右辟於義或然其意以謂夷不可亂華
哇不可雜雅四夷之樂雖在所不可廢蓋亦後之而
弗先外之而弗內也是故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

前孔子誅之元日之會擇國之樂陳於庭陳禪非之
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而弗外之雖欲廣魯於
天下其能不為君子譏歟然天子用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魯廟持用夷蠻之樂不及戎狄者以魯於周公之廟
雖得用天子禮樂亦不敢用備樂以明分故也虞傳
曰伯陽之樂舞株離是不知株離西夷之樂非東夷
之樂也白虎通亦以侏離為東樂昧為南樂班固以
侏為兜以禁為伶以鞞為侏是皆臆說以滋惑後世
歟

樂書卷第六終

樂書卷第七

禮記訓義

明堂位

明堂位

少儀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中央為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樂也者鍾冲氣之和
者也以土為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為桴則中聲發焉
以葦為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通中
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
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
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周
官籥章掌土鼓函籥以謂周之王業始於函樂之作
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之祭

有復本反始之義然則伊耆氏本始禮樂者也推而名之不亦可乎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賁祿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豈非伊耆氏本始禮樂之迹邪後聖有作而八音備豈特土鼓葦籥而已哉

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或搏或拊所以作樂也書傳謂以

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韋而糠是已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歟書謂搏拊此謂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磬之為器尚聲衆聲之依也呂不韋曰昔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春秋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磬書之鳴球是也王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祝啟之為器樂之合止用焉祝也者擊之以合樂者也啟也者指之以止樂者也書言戛擊此言指擊者以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也凡言樂皆先節後奏與此同意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

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鼗鼙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蟲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

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鞀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鐔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棘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蓋官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說者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且三代所尚之色夏

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
知矣夏后稱氏而商周稱人者蓋后者繼體之名氏
其派嗣之別而人則盡人道而已三王皆繼體也夏
獨曰后氏者以別無其繼而不禪自此始也王皆人
道也商周獨曰人者以其盡人道而人歸之自此始
也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稱氏與
夏后同稱人與商周異古之命氏者固不一矣姜氏
李氏以氏配姓臧州氏以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
不念伯氏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
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夏后氏所配皆非
此族特別世代所繼而已其不稱人者以上文見之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

之也蓋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
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
特叔之離磬特縣磬非編縣之磬也鍾秋分之音也
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長
甬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
聞所謂和鍾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
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謂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窳
大者不撝則和於物者此也磬立秋之音也倨句一
矩有半以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
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
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離磬者一適博厚上下清
濁之齊以為專簏之器而已磬師掌教擊磬者此也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大磬謂之馨然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女媧之笙簧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簇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二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而世本謂隋爲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篥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篦虞般之崇牙周之壁翬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虛則植之故以業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戴壁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鍾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般飾以崇牙而

無璧琚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是也鬻子謂大禹銘於筍虞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教我以事者振鐸教我以憂者擊磬教我以獄者揮鞞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授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虞吉禮也大喪獻筍虞凶禮也喪禮旌旂之禮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琚與筍虞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有亦爲龔者竹生東南故也虞亦爲虞者樂出虛故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以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兼四代服器官爲哉蓋周公而有王者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乎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諫由莊公始婦之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不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矣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然而魯頌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

少儀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

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古之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終之以樂舞樂人之事盡於此矣故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舜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於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三王之於世子教之必以禮樂况大夫之子教之不以是乎然則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曲禮言能御而不及事則禮而已非儀也少儀言能從樂人之事能正於樂人則儀而已非禮也

樂書卷第八

禮記訓義

學記

學記

樂記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
襄三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
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
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得而可以入官矣以此勸始
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
則其教學者亦必以禮樂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
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禮以教
性之中而易慢之心不萌樂以教情之和而鄙詐之

心不入則由教者在所進而不帥者在所懲故入學
鼓篋而孫以出其業所以進之也夏楚二物而扑以
收其威所以懲之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召令而比
之捷其怠慢者召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捷其怠
慢者夏楚收其威之謂也然則教之大倫先禮樂者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也天子之學曰辟
雖辟之以禮雖之以樂則太學始教以禮樂可知由
是觀之禮樂豈不為教之始終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
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凡物
操之則怠縱之則慢故縵之為樂鍾師磬師教而奏

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
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
衣冠不純素所服采服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
而易學者也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蓋
嗣音絃歌之音也青衿雜服之類也未冠之士責以
嗣音服以青衿則安弦安禮始學者之事也然則安
詩安樂何獨不然詩有六義比興與存焉學博依則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比興以名之也教有三物六藝
與存焉興其藝則德行成於外賓興以勸之也賓興
以勸之則人人未有不勸而樂學矣然操縵博依
雜服之類音學之末節始學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
始於操縵安詩必始於博依安禮必始於雜服是皆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可謂善學矣安弦而後安詩學

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而後立禮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傳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人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倡和清

濁迭相為經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也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為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隸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疑於神矣莊子曰五官皆備謂之天樂蓋本諸此不然則六鑿相接心從而壞矣襄有斬有齊功有大有小而總則一焉所謂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

而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摠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去心以感物雖動猶靜由心以感物無靜而非動無靜而非動則物足以撓之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用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用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不生心而生聲聲動不生聲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九音之起由人
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
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
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
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舜作
樂以賞諸侯而曰觀其舞而知其德孔子語樂於顏
淵而曰樂則韶舞其知此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
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域非變
之曲折不足以成之則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文有青黃赤黑之異飾非聲之
雜比不足以成之則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
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
必寓於政音之終也經不云乎審樂以知政而治道

備矣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不言聲者音之所起由
乎聲聲之所起由乎心聲音具而樂成言音之所起
由人心生則聲固不待言而喻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
後動是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
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
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

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

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聲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夫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此言哀樂喜怒敬愛感物之序也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自然之序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

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今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之作樂也必謹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謹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謹所以感之之效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本諸此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謹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政刑備治道相為終始故也

樂書卷第八終

樂書卷第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孔子曰君子之音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

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音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滯之音矣

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以九寸為度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

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火音也其數五十四其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水音也其數四十八其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木音也其數六十四其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

亦由是也晏子道景公以徵招角招作君臣相說之樂雖主興發以爲事補不足以爲民亦舉中見上下之意與然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宮調於季夏商調於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也若夫師文之鼓琴當春而叩商弦涼風隨至當夏而叩羽弦雪霜交下當秋而叩角弦溫風徐迴當冬而叩徵弦陽光熾烈命宮而總四弦則慶風景雲不旋踵而會是又五聲召四時之妙非所以爲常也語其常則五者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不亂尚何有滂濫之淫聲乎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宮亂聲荒而不治則君驕而不敬商亂聲陂而不斂則官壞而不脩角亂聲憂而不喜則民怨而不和徵亂聲哀而不樂則事勤而不濟羽亂聲危而不平則財匱而不給國語曰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豈不信歟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傳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大陵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五聲皆亂而不治則倡和清濁迭相陵犯而不相爲經非所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氣有滯陰亦有散陽而滂濫之淫聲作矣慢孰甚焉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於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師延爲桑間濮上之音則紂朝歌北

比近於慢而已師延爲桑間濮上之音則紂朝歌北

鄙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不止過聲不中凶聲不善慢聲不肅是聲莫輕於淫莫甚於慢亂國之淫聲未至於慢亡國之慢聲其去淫遠矣記者所以再言之大司樂所以禁之者示深戒之意也極而論之大司樂凡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以禮天神繼之以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以禮地示終之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不過是三宮而已猶之夏商周三正三統之義也孰謂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而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律三百六十音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宓犧作易

紀陽氣之初以為六十律法建日至之聲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甚者謂律有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考之於經則無挾施之於樂則不蘇豈非遷就傳會以滋後世之惑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為音之蘊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樂論倫無意以為情近而親踈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盡道

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凡音由人心生以心為主也凡音生於人心以音為主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樂發於聲則中之為宮章之為商觸之為角驗之為徵宇之為羽此五聲原於五行者也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以遂八風者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

成之者也國語曰政象樂樂從和經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政者通乎聲音之道而正之者也是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六馬仰秣於伯牙之琴流魚出聽於瓠巴之瑟是已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足以盡性術智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於齊為之三月不知肉味非窮神知化孰究此哉然聲樂之象音樂之與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豈非所謂和大樂以成政道之意歟觀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

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子張問政孔子對之以明禮樂之道此論知政特言審樂者樂則禮可知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宮主周覆生於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宏以舒徵三合驗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賤以疾商主商度生於太簇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主翕張生於南呂之五寸而其聲散以虛角主善觸生於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数不同其因而九之則一也

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尾絲尚宮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濟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是知音必自聲始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知樂必自音始故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蓋禮主節樂主和和勝則流而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洩以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是樂不徒作必有禮焉豈非以禮為理以樂為節之意歟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埴篪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旄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

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周官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苟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禮樂廢而邪音起危削侮辱之本也可謂知樂矣何妄謂知樂則幾於道詭哉此言君子為能知樂孔子間居言君子達禮樂者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是知之者不如達之者達之者不如明之者君子之於禮樂知之於始達之於中明之於終其序然也

樂書卷第九終